

四書五經

冊十 左傳三

四書五經

左傳三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四書五經：大字綫裝本：全十一冊 / （戰國）孟子等著。—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.6

ISBN 978-7-101-10279-6

I. ①四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四書②五經 IV. ①B222.1②Z126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4)第145536號

責任編輯：舒 琴

四書五經

（全十一冊）

〔戰國〕孟子等著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6/3）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揚州古籍綫裝產業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4年6月北京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-1000套 定價：1600.00元

ISBN 978-7-101-10279-6



ISBN 978-7-101-10279-6

傳（襄公四年）

四年春，楚師爲陳叛故，猶在繁陽。韓獻子患之，言於朝曰：「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，唯知時也。今我易之，難哉！」

三月，陳成公卒。楚人將伐陳，聞喪乃止。陳人不聽命。臧武仲聞之，曰：「陳不服於楚，必亡。大國行禮焉，而不服，在大猶有咎，而況小乎？」夏，楚彭名侵陳，陳無禮故也。

穆叔如晉，報知武子之聘也。晉侯享之，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不拜。工歌《文王》之三，又不拜。歌《鹿鳴》之三，三拜。

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：「子以君命辱於敝邑，先君之禮，藉之以樂，以辱吾子。吾子舍其大，而重拜其細。敢問何禮也？」對曰：「《三夏》，天子所以享元侯也，使臣弗敢與聞。《文王》，兩君相見之樂也，臣不敢及。《鹿鳴》，君所以嘉寡君也，敢不拜嘉？《四牡》，君所以勞使臣也，敢不重拜？《皇皇者華》，君教使臣曰：『必諮於周。』臣聞之：訪問於善爲咨，咨親爲詢，咨禮爲度，咨事爲諏，咨難爲謀。臣獲五善，敢不重拜？」

秋，定姒薨。不殯於廟，無襯，不虞。匠慶謂季文子曰：「子爲正卿，而小君之喪不成，不終君也。君長，誰受其咎？」

初，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，匠慶請木，季孫曰：「略。」匠慶用蒲圃之檟，季孫不御。君子曰：「《志》所謂『多行無禮，必自及也』，其是之謂乎！」

冬，公如晉聽政。晉侯享公，公請屬鄩。晉侯不許。孟獻子曰：「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，而願固狂，無失官命。鄩無賦於司馬，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，敝邑褊小，闕而爲罪，寡君是以願藉助焉。」晉侯許之。

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，故陳人圍頓。

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，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，以請和諸戎。晉侯曰：「戎狄無親而貪，不如伐之。」魏絳曰：「諸侯新服，陳新來和，將觀於我。我德則睦，否則携貳。勞師於戎，而楚伐陳，必弗能救，是棄陳也。諸華必叛。戎，禽獸也。獲戎失華，無乃不可乎？《夏訓》有之曰：『有窮后羿——』」公曰：「后羿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后羿自鉏遷於窮石，因夏民以代夏政。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，而淫於原獸，棄武羅、伯因、熊髡、龙圉，而用寒浞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讒子弟也，伯明后寒棄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爲己相。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，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。樹之詐慝，以取其國家，外內咸服。羿猶不悛，將歸自田，家衆殺而亨之，以食其子，其子不忍食諸，死於窮門。靡奔有鬲氏。浞因羿室，生澆及豷，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，使澆用師，滅斟灌及斟尋氏。處澆於過，處豷於戈。靡自有鬲氏，收二國之燼，以滅浞而立少康。少康滅澆於過，后杼滅豷於戈，有窮由是遂亡，失人故也。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闕。於《虞人之箴》曰：『芒芒禹迹，畫爲九州島，經啓九道。民有寢廟，獸有茂草；各有攸處，德用不擾。在帝夷羿，冒於原獸，忘其國恤，而思其麀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於夏家。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。』《虞箴》如是，可不懲乎？」於是

晉侯好田，故魏絳及之。

公曰：「然則莫如和戎乎？」對曰：「和戎有五利焉：戎狄薦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，一也。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。戎狄事晉，四鄰振動，諸侯威懷，三也。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勤，甲兵不頓，四也。鑒於后羿，而用德度，遠至邇安，五也。君其圖之！」公說，使魏絳盟諸戎。修民事，田以時。

冬十月，邾人、莒人伐鄆，臧紇救鄆，侵邾，敗於狐駘。國人逆喪者皆髻，魯於是乎始髻。國人誦之曰：「臧之狐裘，敗我於狐駘。我君小子，朱儒是使。朱儒朱儒，使我敗於邾。」

經（襄公五年）

五年春，公至自晉。

夏，鄭伯使公子發來聘。

叔孫豹、鄆世子巫如晉。

仲孫蔑、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。

秋，大雩。

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。

公會晉侯、宋公、陳侯、衛侯、鄭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齊世子光、吳人、鄆人於戚。

公至自會。

冬，戍陳。

楚公子貞帥師伐陳。

公會晉侯、宋公、衛侯、鄭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齊世子光救陳。

十有二月，公至自救陳。

辛未，季孫行父卒。

傳（襄公五年）

五年春，公至自晉。

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，晉人執之。士魴如京師，言王叔之貳於戎也。

夏，鄭子國來聘，通嗣君也。

穆叔覲鄆大子於晉，以成屬鄆。書曰「叔孫豹、鄆大子巫如晉」，言比諸魯大夫也。

吳子使壽越如晉，辭不會於雞澤之故，且請聽諸侯之好。晉人將爲之合諸侯，使

魯、衛先會吳，且告會期。故孟獻子、孫文子會吳於善道。

秋，大雩，旱也。

楚人討陳叛故，曰：「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。」乃殺之。書曰「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」，貪也。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。《詩》曰：「周道挺挺，我心扃扃。講見令，集人來定。」己則無信，而殺人以逞，不亦難乎！《夏書》曰：「成允成功。」

九月丙午，盟於戚，會吳，且命戍陳也。穆叔以屬鄆爲不利，使鄆大夫聽命於會。

楚子囊爲令尹。范宣子曰：「我喪陳矣。楚人討貳而立子囊，必改行而疾討陳。陳近於楚，民朝夕急，能無往乎？有陳，非吾事也；無之而後可。」冬，諸侯戍陳。子囊伐陳。十一月甲午，會於城棣以救之。

季文子卒。大夫入斂，公在位。宰庀家器爲葬備，無衣帛之妾，無食粟之馬，無藏金玉，無重器備，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——相三君矣，而無私積，可不謂忠乎？

經（襄公六年）

六年春王三月，壬午，杞伯姑容卒。

夏，宋華弱來奔。

秋，葬杞桓公。

滕子來朝。

莒人滅鄆。

冬，叔孫豹如邾。

季孫宿如晉。

十有二月，齊侯滅萊。

傳（襄公六年）

六年春，杞桓公卒。始赴以名，同盟故也。

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，長相優，又相謗也。子蕩怒，以弓楛華弱於朝。平公見之，

曰：「司武而梏於朝，難以勝矣。」遂逐之。夏，宋華弱來奔。司城子罕曰：「同罪異罰，非刑也。專戮於朝，罪孰大焉？」亦逐子蕩。子蕩射子罕之門，曰：「幾日而不我從！」子罕善之如初。

秋，滕成公來朝，始朝公也。

莒人滅鄆，鄆恃賂也。

冬，穆叔如邾，聘，且修平。

晉人以鄆故來討，曰：「何故亡鄆？」季武子如晉見，且聽命。

十一月，齊侯滅萊，萊恃謀也。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，晏弱城東陽，而遂圍萊。甲寅，堙之環城，傅於堞。及杞桓公卒之月，乙未，王湫帥師及正輿子、棠人軍齊師，齊師大敗之。丁未，入萊。萊共公浮柔奔棠，正輿子、王湫奔莒，莒人殺之。四月，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。晏弱圍棠，十一月丙辰而滅之。遷萊於郕。高厚、崔杼定其田。

經（襄公七年）

七年春，邾子來朝。

夏四月，三卜郊，不從，乃免牲。

小邾子來朝。

城費。

秋，季孫宿如衛。

八月，蝻。

冬十月，衛侯使孫林父來聘。壬戌，及孫林父盟。

楚公子貞帥師圍陳。

十有二月，公會晉侯、宋公、陳侯、衛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於鄆。鄭伯髡頑如會，未見諸侯，丙戌，卒於鄆。

陳侯逃歸。

傳（襄公七年）

七年春，邾子來朝，始朝公也。

夏四月，三卜郊，不從，乃免牲。

孟獻子曰：「吾乃今而後知有卜、筮。夫郊祀后稷，以祈農事也。是故啓蟄而郊，郊而後耕。今既耕而卜郊，宜其不從也。」

南遺爲費宰。叔仲昭伯爲隧正，欲善季氏，而求媚於南遺。謂遺：「請城費，吾多與而役。」故季氏城費。

小邾穆公來朝，亦始朝公也。

秋，季武子如衛，報子叔之聘，且辭緩報，非貳也。

冬十月，晉韓獻子告老，公族穆子有廢疾，將立之。辭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豈不夙夜？』

謂行多露。」又曰：「弗躬弗親，庶民弗信。」無忌不才，讓其可乎？請立起也。與田蘇游，而曰「好仁」。《詩》曰：「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」恤民爲德，

正直爲正，正曲爲直，參和爲仁。如是則神聽之，介福降之。立之，不亦可乎？」
庚戌，使宣子朝，遂老。晉侯謂韓無忌仁，使掌公族大夫。

衛孫文子來聘，且拜武子之言，而尋孫桓子之盟。公登亦登。叔孫穆子相，趨進，曰：「諸侯之會，寡君未嘗後衛君。今吾子不後寡君，寡君未知所過。吾子其少安！」
孫子無辭，亦無悛容。

穆叔曰：「孫子必亡。爲臣而君，過而不悛，亡之本也。《詩》曰：『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』，謂從者也。衡而委蛇，必折。」

楚子囊圍陳，會於鄢以救之。鄭僖公之爲太子也，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，不禮焉。又與子豐適楚，亦不禮焉。及其元年朝於晉，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，子罕止之。及將會於鄢子駟相，又不禮焉。侍者諫，不聽；又諫，殺之。及鄆，子駟使賊夜弑僖公，而以瘡疾赴於諸侯。簡公生五年，奉而立之。

陳人患楚。慶虎、慶寅謂楚人曰：「吾使公子黃往，而執之。」楚人從之。二慶使告陳侯於會，曰：「楚人執公子黃矣。君若不來，羣臣不忍社稷宗廟，懼有二圖。」陳侯逃歸。

經（襄公八年）

八年春王正月，公如晉。

夏，葬鄭僖公。

鄭人侵蔡，獲蔡公子燮。

季孫宿會晉侯、鄭伯、齊人、宋人、衛人、邾人於邢丘。

公至自晉。

莒人伐我東鄙。

秋九月，大雩。

冬，楚公子貞帥師伐鄭。

晉侯使士匄來聘。

傳（襄公八年）

八年春，公如晉，朝，且聽朝聘之數。

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，謀子駟。子駟先之。夏四月庚辰，辟殺子狐、子熙、子

侯、子丁。孫擊、孫惡出奔衛。

庚寅，鄭子國、子耳侵蔡，獲蔡司馬公子燮。鄭人皆喜，唯子產不順，曰：「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，禍莫大焉。楚人來討，能勿從乎？從之，晉師必至。晉、楚伐鄭，自今鄭國不四、五年弗得寧矣。」子國怒之曰：「爾何知！國有大命，而有正卿，童子言焉，將爲戮矣！」

五月甲辰，會於邢丘，以命朝聘之數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。季孫宿、齊高厚、宋向戌、衛甯殖、邾大夫會之。鄭伯獻捷於會，故親聽命。大夫不書，尊晉侯也。

莒人伐我東鄙，以疆鄙田。

秋九月，大雩，旱也。

冬，楚子囊伐鄭，討其侵蔡也。子駟、子國、子耳欲從楚，子孔、子矯、子展欲待晉。子駟曰：「《周詩》有之曰：『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』兆云詢多，職競作羅。」謀之多族，民之多違，事滋無成。民急矣，姑從楚，以紓吾民。晉師至，吾又從之。敬共幣帛，以待來者，小國之道也。犧牲玉帛，待於二竟，以待彊者而庇民焉。寇不爲害，民不罷病，不亦可乎？」

子展曰：「小所以事大，信也。小國無信，兵亂日至，亡無日矣。五會之信，今將背之，雖楚救我，將安用之？親我無成，鄙我是欲，不可從也。不如待晉。晉君方明，四軍無闕，八卿和睦，必不棄鄭。楚師遼遠，糧食將盡，必將速歸，何患焉？舍之聞之：杖莫如信。完守以老楚，杖信以待晉，不亦可乎？」

子駟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發言盈庭，誰敢執其咎？如匪行邁謀，是用不得於道。』請從楚，駢也受其咎。」

乃及楚平，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：「君命敝邑：『修而車賦，倣而師徒，以討亂略。』蔡人不從，敝邑之人不敢寧處，悉索敝賦，以討於蔡，獲司馬燮，獻於邢丘。今楚來討曰：『女何故稱兵於蔡？』焚我郊保，馮陵我城郭。敝邑之衆，夫婦男女，不遑啓處，以相救也。翦焉傾覆，無所控告。民死亡者，非其父兄，即其子弟。夫人愁痛，不知所庇。民知窮困，而受盟於楚。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，不敢不告。」

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：「君有楚命，亦不使一个行李告於寡君，而即安於楚。」

君之所欲也，誰敢違君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。唯君圖之！」

晉范宣子來聘，且拜公之辱，告將用師於鄭。

公享之。宣子賦《標有梅》。季武子曰：「誰敢哉？今譬於草木，寡君在君，君之臭味也。歡以承命，何時之有？」武子賦《角弓》。賓將出，武子賦《彤弓》。宣子曰：「城濮之役，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，受彤弓於襄王，以爲子孫藏。勺也，先君守官之嗣也，敢不承命？」君子以爲知禮。

經（襄公九年）

九年春，宋災。

夏，季孫宿如晉。

五月辛酉，夫人姜氏薨。

秋八月癸未，葬我小君穆姜。

冬，公會晉侯、宋公、衛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、齊世子光伐鄭。十有二月己亥，同盟於戲。

楚子伐鄭。

傳（襄公九年）

九年春，宋災，樂喜爲司城以爲政，使伯氏司里。火所未至，徹小屋，塗大屋，陳畚局；具緼缶，堪器；量輕重，蓄水潦，積土塗；巡丈城，繕守備，表火道。使華臣具

正徒，令隧正納郊保，奔火所。使華閱討右官，官庀其司。向戌討左，亦如之。使樂湫庀刑器，亦如之。使皇郕命校正出馬，工正出車，勞兵，庀武守。使西鉏吾庀府守，令司宮、巷伯儆宮。二師令四鄉正敬享，祝宗用馬於四墉，祀盤庚於西門之外。

晉侯問於士弱曰：「吾聞之：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古之火正，或食於心，或食於昧，以出內火。是故昧為鶉火，心為大火。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，祀大火而火紀時焉。相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。商人閱其禍敗之釁，必始於火，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。」公曰：「可必乎？」對曰：「在道。國亂無象，不可知也。」

夏，季武子如晉，報宣子之聘也。

穆姜薨於東宮。始往而筮之，遇《艮》之八三。史曰：「是謂《艮》之《隨》。《隨》無咎，其出也。君必速出！」姜曰：「亡！是於《周易》曰：『《隨》，元、亨、利、貞，无咎。』元，體之長也；亨，嘉之會也；利，義之和也；貞，事之幹也。體仁足以長人，嘉德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然，故不可誣也，是以雖《隨》无咎。今我婦人而與於亂，固在下位而有不仁，不可謂元。不靖國家，不可謂亨。作而害身，不可謂利。棄位而姣，不可謂貞。有四德者，《隨》而无咎。我皆無之，豈《隨》也哉？我則取惡，能无咎乎？必死於此，弗得出矣。」

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，將以伐晉，楚子許之。子囊曰：「不可，當今吾不能與晉爭。晉君類能而使之，舉不失選，官不易方；其卿讓於善，其大夫不失守，其士競於教，其庶人力於農穡，商工皂隸不知遷業。韓厥老矣，知瑩稟焉以為政。范匄少於中行

偃而上之，使佐中軍。韓起少於欒黶，而欒黶、士魴上之，使佐上軍。魏絳多功，以趙武爲賢，而爲之佐。君明臣忠，上讓下競。當是時也，晉不可敵，事之而後可。君其圖之！」王曰：「吾既許之矣，雖不及晉，必將出師。」

秋，楚子師於武城，以爲秦援。

秦人侵晉。晉饑，弗能報也。

冬十月，諸侯伐鄭。庚午，季武子、齊崔杼、宋皇郈從荀罃、士匄門於匄門，衛北宮括、曹人、邾人從荀偃、韓起門於師之梁，滕人、薛人從欒黶、士魴門於北門，杞人、邠人從趙武、魏絳斬行栗。甲戌，師於汜。令於諸侯曰：「修器備，盛糒糧，歸老幼，居疾於虎牢，肆眚，圍鄭。」

鄭人恐，乃行成。中行獻子曰：「遂圍之，以待楚人之救也，而與之戰，不然，無成。」知武子曰：「許之盟而還師，以敝楚人。吾三分四軍，與諸侯之銳，以逆來者，於我未病，楚不能矣。猶愈於戰。暴骨以逞，不可以爭。大勞未艾。君子勞心，小人勞力，先王之制也。」諸侯皆不欲戰，乃許鄭成。十一月己亥，同盟於戲，鄭服也。

將盟，鄭六卿公子駢、公子發、公子嘉、公孫輒、公孫薑、公孫舍之及其大夫、門子，皆從鄭伯。晉士莊子爲載書曰：「自今日既盟之後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，而或有異志者，有如此盟！」公子駢趨進曰：「天禍鄭國，使介居二大國之間，大國不加德音，而亂以要之，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，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，夫婦辛苦墊隘，無所底告。自今日既盟之後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，而敢有異志者，亦如

之！「荀偃曰：『改載書！』公孫舍之曰：『昭大神要言焉。若可改也，大國亦可叛也。』」知武子謂獻子曰：『我實不德，而要人以盟，豈禮也哉？非禮，何以主盟？姑盟而退，修德息師而來，終必獲鄭，何必今日？我之不德，民將棄我，豈唯鄭？若能休和，遠人將至，何恃於鄭？』乃盟而還。

晉人不得志於鄭，以諸侯復伐之。十二月癸亥，門其三門。閏月戊寅，濟於陰阪，侵鄭。次於陰口而還。子孔曰：『晉師可擊也，師老而勞，且有歸志，必大克之。』子展曰：『不可。』

公送晉侯，晉侯以公宴於河上，問公年。季武子對曰：『會於沙隨之歲，寡君以生。』晉侯曰：『十二年矣，是謂一終，一星終也。國君十五而生子，冠而生子，禮也。君可以冠矣。大夫盍爲冠具？』武子對曰：『君冠，必以裸享之禮行之，以金石之樂節之，以先君之祧處之。今寡君在行，未可具也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。』晉侯曰：『諾。』公還，及衛，冠於成公之廟，假鐘磬焉，禮也。

楚子伐鄭。子駟將及楚平，子孔、子蟜曰：『與大國盟，口血未乾而背之，可乎？』子駟、子展曰：『吾盟固云『唯彊是從』，今楚師至，晉不我救，則楚彊矣。盟誓之言，豈敢背之？且要盟無質，神弗臨也。所臨唯信，信者，言之瑞也，善之主也，是故臨之。明神不蠲要盟，背之，可也。』乃及楚平。公子罷戎入盟，同盟於中分。楚莊夫人卒，王未能定鄭而歸。

晉侯歸，謀所以息民。魏絳請施舍，輸積聚以貸。自公以下，苟有積者，盡出之。